



海虹丰产盼丰收

文/本报记者 徐艳 片/本报记者 刘涛

海虹收获的季节,渔港上一片繁忙景象。

3月6日下午两点,随着一艘艘渔船满载归来,摔打声、机器的轰鸣声充斥着整个岚山渔港码头,工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一串串海虹被吊塔从靠岸的船上吊起,等候在岸边的工人利落地拿起一串海虹使劲往地上一甩,刚才还死死黏成一串的海虹立马掉落了一地,只剩下零星几个海虹留在皮带上。

工人们将皮带放在理货架上,一头穿进理货架上的孔,使劲儿一拽,海虹就全都下来了。

虽然每甩一下皮带,工人们脸上都会被溅得都是泥水,但他们却毫不在意,干起来有说有笑,还是那么有劲头。

工人们用铁锹将一锹一锹“灰头土脸”的海虹放进旁边一个孔状圆柱型滚筒内打一个滚,随

着水流的冲洗和机器的筛选,大个的海虹直接被工人装进了袋,小个的则直接穿过滚筒的缝隙掉在了地上。

不一会,工人们就已经装满了七八袋海虹。

“今年的海虹跟去年相比长势很好,要肥很多。但是价格却不比去年。去年一块五一斤,今年价格还没有破一块呢。”看着这么肥的海虹卖不上好价钱,渔民张永友显得有些失落。

这边养殖户和工人们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前来收购海虹的客户忙着挨个在码头上穿梭着寻找物美价廉的海虹。

“这边的海虹质量没得说,我们工厂每年都会到岚山这边来批发。我转了一圈,发现今年的海虹普遍都很肥,而且价格还便宜。”来自青岛的陈先生高兴地说。陈先生在青

岛开了一家海产品加工厂,收购来的海虹经过加工后远销世界各地。

来岚山收购海虹的客户大部分是青岛、烟台、威海等地的一些加工厂。渔民们当天收上来的海虹,经过清洗、装袋后直接就被这些客户用货车拉走了。

为什么同样是海滨城市,这些加工厂却要千里迢迢来到日照岚山来收购海虹呢?养殖户们告诉记者,这主要跟岚山独特的海域条件有关,岚山海域海潮的落差大,致海水的流速快,海水中的贝类吸收的营养物质也较其他海域要多很多,所以海虹才能又肥又大。

一养殖户说,“海虹的收获季节持续到清明节前,过了收获期收不完就要有损失。丰收更盼丰产啊。”



渔民清洗海虹,脸晒得黑红。



渔船运送海虹。



工人们依偎在渔港角落休息片刻。



随集走的割鞋匠

文/本报记者 张永斌 片/本报记者 刘涛

割鞋匠张守山坐在马扎上,腿上铺着厚布。他左手拿着鞋,右手拿着割鞋刀,熟练地将鞋底多余的部分割掉。

1月22日,在岚山区巨峰大集上,割鞋匠张守山的摊前围满了前来买鞋底、割鞋底的乡亲们。他已经从事这个行当44年,这个行当在城市里早已看不到,张守山的摊位如今也只随着农村大集“游走”。

城市市民往往在商场、专卖店买制作好的鞋,试试大小,挑挑款式便可。很少人知道还有割鞋匠这个行当。割鞋匠张守山和他的同行们,用最后的坚守为乡亲们奉上结实耐穿的鞋子。

“上次我从他这买了三双鞋底,已经纳起来了,给我老伴儿穿。今天找他来割鞋。”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挽着提篮说。乡亲们将鞋底、鞋布买回去后,自己用针线纳起来。往往两三天才能制作成一双半成品。买回去的鞋底因为制鞋的需要,往往大了些。这就需要割鞋匠来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割鞋。

鞋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橡胶的,一种是泡沫的。“别看看起来挺简单,自己在家用菜刀等工具就是割不好啊。”一位等待割鞋的妇女说。

张守山说,他16岁跟师傅学会的割鞋这门手艺,从事这个行当已经44

年了。他的老伴如今也卖鞋底,是一种“新型”的。买回去和鞋布纳起来就行,不用再来“割鞋”。但不少老百姓还是认准了老式的。一位乡亲说:“这种自己制作的鞋耐穿,还不臭脚。”

“年底是最忙的时候,冬天老百姓们很少务农,有时间纳鞋。每个大集最少也得割四五百双鞋。夏天有时候则一天都不开张。”张守山说。由于长期割鞋,他的手上满是老茧。

“挣钱少,费力气。小一辈的都不干这个,都打工去了。”张守山的老伴说。手起刀落间,一双双鞋成型。老手艺承载着生活的过往。



手工鞋这种实物如今已经不容易在城市中见到,但很多人都对这种手工鞋怀有深深的记忆。



张守山手拿一块胶皮料与主顾商讨如何剪裁鞋底。



40多年的割鞋营生让他的双手满含沧桑。

请您推荐老手艺

割鞋底、磨菜刀、修手表……这些民间老手艺对很多人而言,还能唤起孩提时无数个美好的回忆。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老手艺却不得不面临退出

历史舞台的境地。如今,用老手艺来养家糊口的人也越来越少。不少80后、90后、00后更对很多老手艺一无所知。

本报推出“寻找老手

艺”专题,用镜头和笔头寻找,记录渐行渐远的老手艺。如果您或身边人有老手艺,请拨打18663392809与我们联系。(张永斌)